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零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一回　大觀園月夜感幽魂　散花寺神籤驚異兆

下一回▶

却說鳳姐囘至房中，見賈璉尚未囘來，便分派那管辦閣本和藤本作：辦探春行粧奩事的一干人。那天已有黃昏已後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，要睄睄他去，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，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。走出門來，見月光已上，照耀如水。鳳姐便命打燈籠的「囘去罷。」因而走至茶房牕下，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的，又似哭，又似笑，又似議論什麽的。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麽是非，心内大不受用，便命小紅進去，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着，用話套出原委來。小紅答應着去了，

鳳姐只帶着豐兒来至園門前。門尙未關，只虛虛的掩着。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，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，滿地下重重樹影，杳無人聲，甚是凄凉寂静。剛欲徃秋
　　齋這條路来，只聽嗖的一聲風過，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，枝稍上吱嘍嘍發哨，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。鳳姐吃了酒，被風一吹，只覺身上發噤起来。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：「好冷！」鳳姐也掌不住，便叫豐兒：「快囘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，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。」豐兒巴不得一聲，也要囘去穿衣裳来，答應了一聲，囘頭就跑了。

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，只覺身後咈咈哧哧，似有聞嗅之聲，不覺頭髮森然　　了起來。由不得囘頭一看，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，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。

鳳姐嚇的魂不附體，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。　　是一隻大狗。那狗抽頭囘身，拖着一個掃帚尾巴，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跕住了，囘身猶向鳳姐拱　　兒。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，急急的向秋　　齋来。已將來至門口，方轉過山子，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。鳳姐心中疑惑，心裡想着必是那一房裡的丫頭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問了兩聲，並没有人出來，已經嚇得神魂飄蕩。恍恍忽忽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：「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！」鳳姐忙囘頭一看，只見這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風流，十分眼熟，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来。只　　那人又說道：「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，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于東洋大海了。」鳳姐聽說，低頭尋思，総想不起。那人冷笑道：「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了，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。」鳳姐聽了，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，便說道：「噯呀，你是死了的人哪，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！」啐了一口，方轉囘身，脚下不妨一塊石頭絆了一跤，猶如夢醒一般，渾身汗如雨下。雖然毛髮悚然，心中　　也明白，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。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，連忙　　起來說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，去了這半天？快拿來我穿上罷。」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，小紅過來攙扶。鳳姐道：「我纔到那裡，他們都　　了，偺們囘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囘到家中。賈璉已囘來了，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，不似徃常，待要問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問，只得睡了。

至次日五更，賈璉就起來要往總裡内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。因太早了，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，便拿起來閒看。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，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，共有十八名人犯。頭一名鮑音，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。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，叅劾縱放家奴，　　勢凌辱軍民，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。　　犯姓時名福，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。

賈璉看見這兩件，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，待要看第三件，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，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東西，恰好平兒端上茶來，喝了兩口，便出來　　馬走了。平兒在房内　　拾換下的衣服。此時鳳姐尚未起来，平兒因說道：「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没睡什麼覺，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，好生打個盹兒罷。」鳳姐半日不言語。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，便　　上炕来坐在身邊輕輕的捶着。纔捶了幾拳，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，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。鳳姐又將眼睜開，平兒連向那邊叫道：「李媽，你到底是怎麼着？姐兒哭了，你到底拍着他些。你也忒好睡了。」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，　　得平兒如此說，心中没好氣，只得狠命拍了幾下，口裡嘟嘟噥噥的罵道：「真真的小短命鬼兒，放着屍不挺，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唆藤本作：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。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。鳳姐　　見，說「了不得！你聽聽，他該挫磨孩子了。你過

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　　勁的打他幾下子，把妞妞抱過来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別生氣，他那裡敢挫磨姐兒，只怕是不隄防錯磞了一下子也是有的。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没要　　，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，倒說三更半夜打人。」鳳姐聽了，半日不言語，長嘆一聲說道：「你瞧瞧，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！明兒我要是　　了，剩下這小孽障，還不知怎麽樣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這怎麽說！大五更的，何苦來呢！」鳳姐冷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我是早已明白了。我也不久了。雖然活了二十五歲，人家没見的也見了，没吃的也吃了，也箄全了。所以世上有的也都有了。氣也箄賭盡了，强也箄争足了，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，也罷了。」

平兒聽說，由不的滾下淚來。鳳姐笑道：「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，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。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，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是的。只有一件，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。」平兒聽說這話，越發哭的淚人是的。鳳姐笑道：「别扯你娘的臊了，那裡就死了呢。哭的那麽痛！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。」平兒　　說，連忙止住哭，道：「奶奶說得這麽傷心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捶，半日不言語，鳳姐又矇矓　　去。平兒方下炕来要去，只　　外面脚步響。誰知賈璉去遲了，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，不遇而回，心中正没好氣，進來就問平兒道：「那些人　　没起來呢麽？」平兒回說：「没有呢。」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，冷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這會子還都不起來，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！」一叠聲又要吃茶。平兒忙倒了一碗茶来。

原来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，不打諒這會子回來，原不曾預備。平兒便把温過的拿了來。賈璉生氣，舉起碗來，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。鳳姐驚醒，唬了一身冷汗，噯喲一聲，睜開眼，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，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。鳳姐道：「你怎麽就回来了？」問了一聲，半日不答應，只得又問一聲。賈璉嚷道：「你不要我回來，叫我死在外頭罷！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又是何苦來呢！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来的快，問你一聲，也没什麽生氣的。」賈璉又嚷道：「又没遇見，怎麽不快回来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没有遇見，少不得奈煩些，明兒再去早些兒，自然遇見了。」賈璉嚷道：「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赶獐子呢。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没個動秤兒的，没來由爲人家的事，瞎鬧了這些日子，當什麽呢！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，死活不知，還　　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！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，又罵平兒。

鳳姐聽了，氣的乾咽，要和他分証，想了一想，又忍住了，勉强陪笑道：「何苦来生這麽大氣，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麽。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？你既應了，就得耐煩些，少不

得替人家辦辦。也没見這個人自己有爲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！」賈璉道：「你可說麼，你明兒道閣本和藤本作：倒也問問他！」鳳姐咤異道：「問誰？」賈璉道：「問誰！問你哥哥。」鳳姐道：「是他嗎？」賈璉道：「可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！」鳳姐忙問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？」賈璉道：「你還在罈子裡呢。」鳳姐道：「真真這就奇了，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。」賈璉道：「你怎麼能知道呢，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這閣本和藤本作：都不知道呢。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，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，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，不叫裡頭知道的。說起來眞真可人惱！你今兒不問我，我也不便告訴你。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，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叫他什麼，叫他『忘仁』！」鳳姐撲哧的一笑：「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你打諒那個王仁嗎，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『忘仁』哪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。」賈璉道：「不是遭塌他嗎，今兒索性告訴你，你也不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，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！」

鳳姐想了一想道：「噯喲，可是呵，我　　忘了問你，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？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。前者老爺陞了，二叔那邊送過戲来，我　　偷偷兒的說，二叔爲人是最嗇刻的，比不得大舅太爺。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。不麼，昨兒大舅太爺没了，你瞧他是個兄弟，他還出了個頭兒　　了個事兒嗎！所以那一天說，赶他的生日偺們還他一班子戲，省了親戚跟前落　　欠。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，也不知是什麼意思。」賈璉道：「你還作夢呢。他一到京，接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，他怕偺們知道攔他，所以没告訴偺們，弄了好幾千銀子。後來二舅嗔着他，說他不該一網打盡。他吃不住了，變了個法子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，想着再弄幾個錢，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，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，人家知道不知道，這麼丟臉！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？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叅了一本，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，本員已故，應着落其弟王子勝、侄王仁賠補。爺兒兩個急了，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。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，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，我纔應了。想着找找總理内庭都檢點老裘替辦辦，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。偏又去晚了，他進裡頭去了，我白起來跑了一　　。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。你說說，叫人生氣不生氣！」

鳳姐　　了，纔知王仁所行如此。但他素性要强護短，聽賈璉如此說，便道：「憑他怎麼樣，倒底是你的親大舅兒。再者，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。罷了，没什麼說的，我們家的事，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，省的帶累别人受氣，背地裡罷閣本和藤本作：罵我。」說着眼淚早流下來，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，一面挽頭髮，一面披衣裳。賈璉道：「你倒不用這麼着，是你哥哥不是人，我並没說你呀。况且我出去了，你身上

又不好，我都起來了，他們　　睡覺。偺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！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事了。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，明兒我要嫌這些人，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。好没意思啊！」鳳姐　　了這些話，纔把淚止住了，說道：「天呢不早了，我也該起來了。你有這麼說的，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，那就是你的情分了。再者也不光爲我，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。」賈璉道：「是了，知道了。『大蘿卜還用屎澆』。」

平兒道：「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，那一天奶奶不是起来有一定的時候兒呢。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，拿着我們出氣。何苦來呢，奶奶也箅替爺挣彀了，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。不是我說，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，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，就關會着好幾層兒呢，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来，也不怕人家寒心。况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。我們起遲了，原該爺生氣，左右到底是奴才呀。奶奶跟前儘着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，這是何苦來呢。」說着，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。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，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，便笑道：「彀了，算了罷。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，不用你帮着。左右我是外人，多早晚我死了，你們就清凈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也別說那個話，誰知道誰怎麼樣呢。你不死我　　死呢，早死一天早心凈。」說着，又哭起來。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。

那時天已大亮，日影橫窻。賈璉也不便再說，跕起來出去了。這裡鳳姐自己起来，正在梳洗，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：「太太說了，叫問二奶奶今日過太藤本作：大舅爺那邊去不去？要去，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。」鳳姐因方纔一段話，已經灰心喪意，恨娘家不給争氣。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，也寔在没精神，便說道：「你先回太太去，我　　有一兩件事没辦清，今日不能去。况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徑閣本和藤本作：經事。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。」小丫頭答應着，回去回覆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鳳姐梳了頭，換了衣服，想了想，雖然自己不去，也該帶個信兒。再者，寶釵　　是新媳婦，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。于是見過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過來到寶玉房中。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，兩個眼睛獃獃的看寶釵梳頭。鳳姐站在門口，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寶玉也　　起來，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。寶釵因說麝月道：「你們睄着二奶奶進來，也不言語聲兒。」麝月笑着道：「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，不叫言語麼。」鳳姐因向寶玉道：「你還不走，等什麼呢。没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。人家各自梳頭，你　　在傍邊看什麼？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　　看不彀？也不怕丫頭們笑話。」說着，哧的一笑，又瞅着他咂嘴兒。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還不理會，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，又不好聽着，又不好說什麼，只見襲人端過茶來，

只得搭赸着自己遞了一袋烟。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，道：「二妹妹，你别管我們的事，你快穿衣服罷。」寶玉一面也搭赸着找這個，弄那個。鳳姐道：「你先去罷，那裡有個爺們等着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金雀泥好。」鳳姐因慪他道：「你爲什麼不穿？」寶玉道：「穿着太早些。」鳳姐忽然想起，自悔失言，幸　　寶釵也和王家是内親，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。襲人却按着說道：「二奶奶還不知道呢，就是穿得，他也不穿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是什麽原故？」襲人道：「告訴二奶奶，眞眞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。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，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，誰知那一天就燒了。我媽病重了，我没在家。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，聽見說病着整給他了閣本和藤本作：補了一夜，第二天老太太纔没睄出來呢。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，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。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，說了總不穿了，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。」

鳳姐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你提晴雯，可惜了兒的，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，就只嘴頭子利害些。偏偏兒的太太不知　　了那裡的謠言，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。　　有一件事，那一天我瞧見厨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，叫什麽五兒，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的。我心裡要叫他進來，後來我問他媽，他媽說是狠願意。我想着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，我還没還他呢，就把五兒補過来。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了，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。我所以也就擱下了。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，還怕什麽呢，不如我就叫他進來。可不知寶二爺愿意不願意？要想着晴雯，只睄見這五兒就是了。」寶玉本要走，　　見這些話已獃了。襲人道：「爲什麽不愿意，早就要弄了來的，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麽著，明兒我就叫他進來。太太的跟前有我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。這裏寶釵穿衣服。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，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，好不傷心，坐不住，便起身向寶釵笑道：「我和你向太太屋裡去罷。」笑着出了房門，一同来見賈母。

寶玉正在那裡同賈母往舅舅家去。賈母點頭說道：「去罷，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來。你身子纔好些。」寶玉答應着出来，剛走到院内，又轉身同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几句不知什麽。寶釵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去罷。」將寶玉催着去了。這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没三句話，只見秋紋進来傳說：「二爺打　　焙茗轉来，說請二奶奶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他又忘了什麽，又叫他回來？」秋紋道：「我叫小丫頭問了，焙茗說是『二爺忘了一句話，二爺叫我回来告訴二奶奶：若是去呢，快些來罷。若不去呢，别在風地裡站着。』」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衆老婆子丫頭都笑了。寶釵飛紅了臉，把秋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好個糊塗東西！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。」秋紋也笑着同去叫小丫頭去罵焙茗。

那焙茗一面跑着，一面囘頭說道：「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，叫囘來說的。我若不說，囘來對出來又罵我了。這會子說了，他們又罵我。」那丫頭笑着跑囘來說了。賈母向寶釵道：「你去罷，省的他這麼記卦。」說的寶釵站不住，纔走了，又被鳳姐謳藤本作：慪他頑笑，正没好意思。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，給賈母請安，見過了鳳姐，坐着吃茶。

賈母因問他：「這一向怎麽不來？」大了道：「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，有几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，所以不得空兒來。今日特来囘老祖宗，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，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。」賈母便問：「做什麽好事？」大了道：「前月爲王夫人府裡不干净，見神見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。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，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，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塲，保佑家口安寧，亡者昇天，生者護福。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閣本和藤本作：的安。」　　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，自從昨夜見鬼，心中揔只是疑疑惑惑的，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，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三分信意，便問大了道：「這散花菩薩是誰？他怎麽就能避邪除鬼呢？」大了見問，便知他有些信意，便說道：「奶奶今日間閣本和藤本作：問我，讓我告訴奶奶知道。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，道行非常。生在西天大樹國中，父母打柴爲生。養下菩薩來，頭長三角，眼横四目，身長三尺，兩手拖地。父母說這是妖精，便　　在氷山之後了。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孫出来打食，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，虎狼遠避，知道来歷非常，便抱囘洞中撫養。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，禪也會談，與猢孫天天談道叅禪，說的天花散漫　　紛。至一千年後飛昇了。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，所求必靈，時常顯聖，救人苦厄。因此世人纔盖了廟，塑了像供奉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有什麽憑據呢？」大了道：「奶奶又來搬駁了。一個佛爺可有什麽憑據呢？就是撒閣本和藤本作：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，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。奶奶只想，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絶，他到底是祝國祝民，有些靈驗，人纔信服。」鳳姐　　了大有道理，因道：「既這麽，我明兒去試試。你廟裡可有籤？我去求一籤，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？批的出来我從此就信了。」大了道：「我們的籤最是靈的，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麽着，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。」說着，大家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，囘去不提。

這裡鳳姐勉强扎挣着，到了初一清早，令人預備了車馬，帶着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。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。献茶後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。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，一秉虔誠，磕了頭，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囘。纔搖了三下，只聽唰的一聲，筒中攛出一支籤來。于是叩頭拾起一看，只見寫着「第三十

三籤，上上大吉。」大了忙查籤薄藤本作：簿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「王熙鳳衣錦還鄉」。鳳姐一見這幾個字，吃一大驚，驚問大了道：「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？」大了笑道：「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，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？」周瑞家的在傍笑道：「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，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」說着，又瞧底下的，寫的是：

去國離鄉二十年，於今衣錦返家園。

採百花成密藤本作：　　後，爲誰辛苦爲誰酣！

行人至，音信遲，訟宜和，婚再議。

看完也不甚明白。大了道：「奶奶大喜。這一籤巧得狠，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，何曾回南京去了。如今老爺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來，順便還家，奶奶可不是『衣錦　　鄉』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。鳳姐也半疑半信的。大了擺了齋來，鳳姐只動了一動，放下了要走，又給了香銀。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鳳姐回至家中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，問起籤來，命人一解，都歡喜非常，「或者老爺果有此心，咱們走一也好。」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，也就信了。不在話下。

說寶玉這一日正　　午覺，醒來不見寶釵，正要問時，只見寶釵進來。寶玉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？半日不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。」寶玉　　說，便問是怎麼樣的。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「家中人人都說好的。據我看，這『衣錦　　鄉』四字裡頭還有原故，後來再睄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又多疑了，妄解聖意。『衣錦還鄉』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，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。依你說，這『衣錦還鄉』還有什麼別的解說？」

寶釵正要解說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。寶釵立刻過去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